

2



跃进与回忆

YUEJIN YU HUIYI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1070
1071

跃进与回忆

YUEJIN YU HUIYI

(2)

河北省“跃进与回忆”写作运动委员会编

跃进与回忆

(2)

河北省“跃进与回忆”写作运动委员会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新华道6号)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8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⁹ 2号 1/26 印张53/5 字数120,000

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8,000

统一书号：10151·100

定 价：0.55 元

CAF-80/02

目 录



跃 进 篇

一台剪冲机.....亞 华(3)

母 女 倆.....侯 楓(7)

吳老忠送水.....陈奇齡(10)

宝 刀.....陈俊林(13)

下連当兵日記.....张云龙(16)

三 人.....张鉄珊(24)

新 車.....张梦学(34)

煉鉄前后.....姜振宗(36)

蓮花巧胜“猛張飞”.....田 草(39)

雪下青松.....閻書林(44)

雪夜盤爐.....公歌、立貞(46)

李师傅和小张.....丁俊崗(50)

夜空出彩霞·····	田华收集(33)
文化革命爭第一·····	石焰明(38)
一百里地没出家·····	刘源海(38)

回 忆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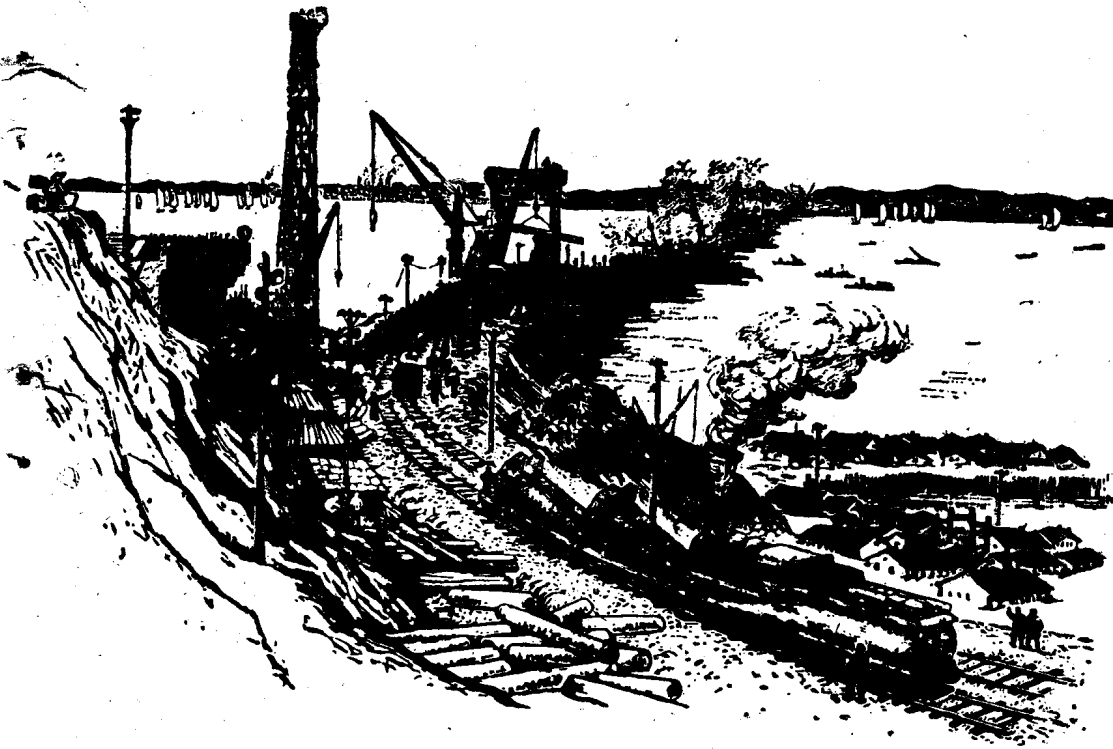
深沉的忆念·····	繼承(55)
正月·····	张炳志(70)
媽媽·····	春 禾(79)
蘆家口突围記·····	克 江(83)
“肯負責任”的村长·····	齐彭延(86)
真假张連长·····	董联升(91)
讓渡·····	雪 原(95)
这场戏演得好·····	张裕普(99)

汽油的風波·····	孙世来(102)
打工賊·····	何正功(106)
“米斯秃”的生日·····	刘梦亭(108)
逼上梁山·····	魏 慰(110)
矿工血泪話当年·····	(114)

难忘的1932年·····	楊俊科(116)
半車苹果·····	(128)
天津第三發电厂厂史片断	
傍晚的爆炸声·····	张恩元等(131)
巧耍张七·····	侯德福(133)

躍 進 篇

YUE JIN PIAN



一台剪冲机

开滦洗煤厂工人 亞 华



上个月，我們車間新安裝上一台“剪冲机”，故事就从这开始。

以前剪剪冲冲的活，都是靠剝或鏟。又浪費人力，工作效率又低。

这回再有这活，只要將机器一开，兩個人得鏟半天的活，咯噔、咯噔几下就完事了。

机器剛安上的时候，这儿可熱鬧了。男的、女的、老师傅、小伙子，把“剪冲机”围得里三層外三層的，剪的剪，冲的冲，弄的机器連喘口气的功夫都沒有。

叫人心疼的是，第四天头上，刀刃掉了一塊，据說是鉗工小王，也不打听鋼能不能剪，楞往里一放就給鏟了。

誰到这儿来，誰都看着这个明光錚亮、可是缺了牙口的机器难受。

但誰也沒有鉚工組的聾老头子心疼的厉害，他蹲在那儿，一边用棉絲擦着刀刃上的油泥，一边仔細察看着刀刃上缺牙掉口的地方：

“沒命使好玩艺，沒命使好玩艺！”

說着把剛拿起的螺絲扳子，一下又扔在地上：“不給这群人修这个了！”但話剛說完，却立刻长出了口气：“咳！有啥法子……”說着，卷了卷袖子，拆卸起来。

刀刃修好了。老头子安上剪了几塊鉄板試了試，高兴地忙往下拆，小李拿着兩塊鉄板来了，一看老头子正要往下拆，紧跑过去：

“王师傅！可以用了？”

老头子看了看小李拿着的鉄板，一下搶过去，咯噔，咯噔給剪好了。

小李高兴地冲老头子伸了伸舌头，拿着剪好的鉄板，边跑边嚷着：

“剪冲机修好了，剪冲机修好了！”

这下可熱鬧了，剪冲机又被围起了一大群人。但讓人扫兴的是，剪冲机倒是擦的明光錚亮，就是沒刀刃，这时一片惊奇的目光，一下都射到聾老头子身上来了。

小陈眨巴眨巴兩眼，看了看剪冲机：

“王师傅：剪冲机不是可以用了嗎？”

“不能用！”

“怎么不能用？”

“不能用就是不能用！”

聾老头子說着又低头收拾起工具来，这下可把小陈气火了。

“不能用就是不能用？怎么！机器也不是你們家的”

老头子一听小陈用这样話問着他，也火了，于是猛的轉过臉来：

“不是我們家的是誰家的？”

“是誰的？是国家的！”

“是国家的！就是不能用！”

“好哇！有机器你不讓用，也好！完不成任务由你負責！你这純粹是阻挡社会主义……”

小陈还要往下說，被宋师傅一把攔住了。聾老头子这时气得混身直顫。他像受了天大的侮辱，話到嘴边，但却說不出来了，只是結結巴巴地說：

“我，我，我就阻止了，你有法想去吧！”

“好！咱們找車間主任去！”

小陈說着叭啦一声，将手里的鉄板往地下一扔走了。

老头子的小鬍子撇着，坐了一会，气冲冲地拿着闪亮光的刀刃登登地向車間走去。

“王师傅，修好了？”

車間主任笑盈盈的拿起刀刃問，老头子連头也未抬：

“嗯！”

“修好了，那就快安上去吧！刚才小陈还气冲冲地跑来，說修好了，你不給用，是嗎？”

“我不給用，我不願意大家伙都使机器干活呀？我不願意早到共产主义呀？哼！啥好容易的，花好几千塊錢买来的，可連个管一管的人都没有，誰想咋摆弄就咋摆弄，想剪啥，也不管不顧就干，使了沒有兩天半，刀刃就坏了，照这样再安上呵，哼！我看用不了屁大时候还是糟蹋了！”

“是呀！王师傅說的正是車間想到的。有些人，特别是那些年青的，一来沒使过，二来觉着是新鮮玩艺，还不知道咋保养。这主要是車間管理上有漏洞，这回准备制訂一个使用規程貼在那儿，还打算叫你負責管理。”主任說着給老头子倒了碗水：“王师傅，你看怎样？”

这話正中老头子的心意，他臉上的皺紋立刻舒展了，高兴地微笑着：

“那，那……”

“行啊！以后对他們常說着点，生这些气还生的过来？都是孩子們，以后他們使用慣了就好了。”

剪冲机讓老头子管理了，这下可好！头兩天剪啥来还不覺咋麻煩，昨天老头子不知咋那割舍的，便把自己衣箱上的鎖摘下来鎖在剪冲机上了，老师傅剪啥来，看着还不咋的，只是費費要鑰匙的时间，可我們这伙就不那么痛快了。还未到他跟前，就加着十二分小心，小声地跟他說：

“王师傅，給我鑰匙剪点啥。”

“剪啥？是鋼、是鉄呀？”

問完倒給鑰匙呀！他才不呢！非得他自己把电門开开，开好后剛高兴的要剪，他却一把将你要剪的东西搶过去，咯噔，咯噔給你剪了。

后来再剪啥来，我提前做好一切准备，看他把电门一开，就一下塞进刀内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再从刀口里给抢出来。

这下真灵。但他虽然不抢了，却老站在你身边瞪着眼睛看着。不知是他在身边站着心里駭怕，还是技术不行，一剪就歪。正在着急，駭怕老头子嘟囔，誰知老头子蹲下来，扶着我的手：

“这样！往里边使点劲扳着，轻点吃刀，消停着点，别慌手慌脚的。”

也怪，几刀就正过来了。虽然不像老头子剪的好，但看起来却一块比一块好。

这时我无意偷看老头子一眼，不知咋的，他的小鬍子也不那么撇着了，那慈祥的脸上像是闪着兴奋的微笑，倒像对我挺满意呢！

老头子一高兴，话就多了。给我讲了这个机器的性能，然后又揀了兩根铁棍，让我認認哪根是铁的哪根是鋼的。

打那以后，我每次剪活来，是鋼是铁自己弄不清时，总要讓老头子先看看。同样要是有啥撓手的活只要一找到他，老头子总是一五一十的告訴你。

我漸漸摸着老头子的脾气了，知道他并不是有理沒有理瞎嘟囔。想必是我們不能尽快地熟悉操作，不够爱惜国家财富。我理解了这些，后来即便再听他嘟囔，也就不上心里去了。这样在他面前胆子就大起来了。

一天我拿几塊铁板去剪。

“王师傅，給我开开剪冲机。”

誰知老头子竟把鑰匙像給老师傅們似地扔給我了：

“你自己开去吧！”

这一下子倒使我有些駭怕了。

我小心地把电门开开，又将机器渾身检查了一遍，剪了几塊，还好，一塊也不歪；虽然这样，身旁总像比往常少点什么，心里突突的，我无意一回头，猛地吓了一跳，原来老头子站在身后，眼巴巴、笑咪咪地看着我呢！



母 女 倆

侯 楓

午夜。

小風兒一陣比一陣緊，天上的雲彩越積越多，越積越厚。星星很快就鑽到烏雲後面去了。天，黑的伸手不見五指，恐怕要下雨了。

“當當當！”社里的鐵鐘急促的響起來，這是緊急集合的信號，在夜間響起來是那樣清脆，又使人那麼心跳。

母親被這突然的鐘聲吵醒了。她点上燈，看了看勞動一天的女兒志華，正側着身，閉着眼甜甜的睡着。叫她不叫呢？她太累了，爭紅旗競賽干了五天了，還是讓她睡一會吧！黑燈瞎火的，少她一個誰又能知道呢？於是母親小心地走出屋子去收拾她那几捆柴禾去了。

志華翻了個身，一睜眼看見屋里點着燈。啊，娘干什么去了？

“娘，娘！”沒人答應。

鐘聲又響起來了。啊，這是緊急集合的鐘聲啊！娘准是集合去了，怎么不叫我一聲？

志華一骨碌爬起來，穿好了衣服，一邊系扣一邊往外跑。啊呀，天要下雨呀！白天刨的紅薯還沒拉回來呢，讓雨淋了那就糟了。她跑出門。啊，娘在院里鼓掇什麼呀？

“娘，怎么不快去集合？白薯要叫雨淋了，可不好吃了！”說着跑出了門。

“华，华！”娘放开嗓子喊了兩声，一点回声也沒有。志华早已跑远了。

街上立刻沸騰起来。

雨沙沙地下起来了，淋在身上可真冷啊。母亲可急了——她急的不是閨女不帮她收拾东西，而是心疼自己的閨女連棉衣还没穿上呢！

“雨停了吧，老天爷。”母亲走进屋里心中叨念着，希望雨快点停下来。

也許母亲这话有灵驗，雨果然小了。一陣風儿傳來鬧嚷嚷的人声：

“模范不模范，

今个比比看！”

人声自远而近地傳來，母亲側耳細听着。

“像志华姐才是模范呢！她一人盖了那一大片白薯堆呀！”这不知是哪个姑娘說的，声音那么高，那么尖。

母亲更生气了。嘴里叨念着：“缺心眼的閨女呀！娘疼你，你可不疼娘啊！”

母亲正在叨念，志华推門进来了。

志华被雨淋得像是一只落水的小鷄。进了屋伸手扯下毛巾一个劲地擦着。

“去吧！死在地里得了！还回来干什么？”母亲又生气又心疼的說。

志华咯咯地笑着說：

“娘，外头都說您是明白人，怎么也說起糊塗話来了？”

“我糊塗？我为了誰？”

“娘啊！您是怕我受雨淋，受風吹；可是大堆大堆的白薯讓雨淋着，我也舍不得呀！”志华說着脫掉了湿褂子。母亲又看出女儿还有点發抖呢。

“看你冻的。白薯是大伙儿的，有你几塊？”母亲心疼的說。

志华又笑了笑說：

“就是因为是大伙儿的，我才去呢。社是大伙儿的社——大伙儿办；地是大伙儿的地——大伙儿种；白薯是大伙儿的白薯——大伙儿吃。也有咱一份呀！”

“社里那么多人，就缺你？”母亲說。

“哼，你不去，他不去，要都不去呢？”过了会志华指着母亲說：“娘，还缺您呢！”

母亲郑重地說：“得了。誰跟你閑磨牙？小丫头子，嘴硬！”

“不是嘴硬，是理硬。”志华說。

母亲瞅了志华一眼，不由得乐了起来。伸手从炕上拿起自己的棉袄走到志华跟前說：“看你的嘴多么刁，还不快穿上暖一暖！”

母亲一边給女儿往肩上披棉袄，一边囑咐着：“社里的事要紧，可也不能不顧命呀！下次再去可要多穿点衣服。”

窗外的風雨更加猛烈了，气候也更加寒冷了。可是坐在小小的油灯前的志华和母亲的心，却感到无限的温暖。

吳老忠送水

陳奇齡

麥子全熟透了。

吳家庄和李家庄兩個生產隊的社員，展開了搶收競賽。吳家庄的男女社員天不明就全部下地了，家里留吳老忠一個人看場。天氣是這樣的熱，人們的汗水擦就擦不及。老忠把場翻了一遍，日頭正午了；口渴的厲害。忽然想到：人們在地里割麥子，炊事員忙着做飯蒸饅頭，恐怕來不及送水。想到這裡，他把木杈向場邊一甩，走回家去。

老忠走到家里，推開屋門，端一個大盆向鍋里添几盆水，坐下便燒起來。只聽見風箱呼嗒呼嗒響了約半小時，水燒開了，他把開水舀到筲里，順手從碗櫥子里拿出幾個碗，放到一個竹籃里，一面提起竹籃，一面担起筲便向地里走。心想：“人們不定渴成什麼樣子了，他們多么需要水啊！”越想越覺着送水的必要，腳步也就走得越快。不多時走到李家庄生產隊的麥地邊，只見隊長李二法同着他的社員正坐在麥茬地上休息。地里連棵樹也沒有，太陽挂在正頭頂上。社員們個個滿頭大汗。只听一個光脊梁的小伙子說：

“隊長，真渴得要命！李祥担水去怎麼還不回來？”

“那不是担來啦！”又一個小伙子指着前面說，“可惜是人家吳家庄的人。”

吳老忠已走近了，這些話他全聽在心里。

“老忠叔！給你們隊社員送水呀？”那个光脊梁的小伙子向他招呼道。

“嗯。”老忠慢吞吞地答了一声。可心里想的是：李祥这人怎么这样慢呢，不知道社員們在地里干活很需要水嗎？

他剛走过这块地，又听得李家庄生产队的社員嚷嚷开了。是誰說：“队长！我去担水，反正渴着也干不好活儿。”

这句话傳到吳老忠的耳朵里，像鋼針刺在他的心里，驀地一轉念，自問道：“我担水作什么？不是为了給社員解渴嗎？不錯，我是給俺隊社員送水，但李家庄和吳家庄是一个农业社，一个社就是一家人，我这水誰喝了也解渴啊！”想到这里，他立时轉回头，走到李二法面前，放下了担子說：“李队长，这两筒水叫咱队社員喝了吧。”这下子可把那两个楞小伙子惊呆了。老忠叔怎么啦？怎么把給他們隊社員送的水叫我們喝呢？吳老忠像是看透了他們的疑問，就說：

“喝吧，都是一家人！”

“老忠叔，这不行，”李二法說，“你还是送到你們队吧，他們也很需要水。”

老忠叔急了：“怎么？我的水不解你們的渴呀？”說着就从籃里拿了个碗，很快地舀了一碗水，往李二法手中塞，“給，你先喝！”李二法見老忠叔态度这样誠懇，就提議道：

“喝吧！老忠叔已給送来了，咱們就先喝，等李祥送水来了，再給吳家庄的弟兄送去。”大家这才端起碗，咕咚咕咚的喝起来。

等人們把水喝够以后，老忠担起水筒走回家来。到村后，他先抓紧翻了一遍場；然后，又回到家里燒起水来。

水燒开了，老忠赶忙舀到筒里，担起来就向門外走。一出門正碰上自己的队长吳长春。

“长春，把你們渴坏了吧？”

“老忠叔，咱队的社員都喝过水了，你把这担水快給李家庄的社員